

信任的差序格局与民主价值

祁玲玲 赖静萍

内容提要 通过分析 2012 年最新一组数据,我们发现,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背景下,从家人、亲朋好友、同学、同事到陌生人,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呈现出逐步递减的差序格局。已有研究者指出,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与民主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基于社会交往同心圆内圈的特殊信任则与民主价值无涉。较高的普遍信任会促进和活跃公民的政治参与,而现有文献中呈现的中国人的高信任度绝大多数来自同心圆的内圈信任,使得信任与民主价值之间因果关系的链接出现断裂。本文的分析是社会资本理论跨文化应用的一次尝试。

关键词 人际信任 民主 差序格局 社会资本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4.02.015

祁玲玲,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210008

赖静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210008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成为横跨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课题,人际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元素,它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成为各国政治学家持续关注的热点。一系列研究证明,信任与一国民主发展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是预测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然而,在诸多大样本分析中,中国作为信任与民主正相关关系的例外^[1],引发了关于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对信任与民主关系的反省^[2]。目前西方学者多侧重跨国分析,还鲜有关于中国的信任与民主关系的深入分析,而中国学者在深谙本国信任机制理论的同时也鲜有信任和民主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因此,本文利用最新的在中国普通公民中一手采样的数据,分析当下中国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之现状,及其对公民民主认知与政治参与的影响。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以及南京大学“985”三期改革型项目“中国政治选举研究”(NJU985JD09)的研究成果。

[1]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Fukuyama, Francis. 1995.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6(2):20-33; Delhey, Jan, Kenneth New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2011. “How General is Trust in “Most People”? Solving the Radius of Trust Probl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5):786-807.

一、文献回顾：关于信任与民主的研究

信任与民主共生关系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当代政治学对此进行实证加理论的厘清则肇始于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研究，而真正将人际信任与民主关系推向政治学学术中心的是帕特南和英格哈特。前者用开创性的实证研究，对比意大利南北部社会资本的差异与民主运作的关系，得出了人际信任、公民参与是民主运转起来的重要元素的结论^[1]。后者则凭借一系列(到目前为止共五波)大规模的全球“世界价值观”(World Values Survey)数据，展开了对于信任与民主的跨国比较分析^[2]，亦呈现出信任与民主的正相关关系。总体来看，信任与民主研究主要延续以下套路展开。

首先，讨论西方国家中信任与民主的关系，这主要始于对美国民主运作的关注。两百多年前，托克维尔盛赞美国民主运作源于其独特的乡镇精神以及活力四射的公民结社行为^[3]，这与公民之间的信任有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然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学者们关注到美国社会资本在下降^[4]，社会信任与公民参与程度从二战以来在美国社会大幅下滑，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威胁到民主的良性运作。这一研究迅速引向了其他发达民主国家。这一波研究借助大量涌现的调研数据，用统计学的方法离析并细化了在西方民主社会中信任与公民参与、公民结社、制度信任之间如何相互作用，又如何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继而进一步影响民主的政治参与，得出相对稳定的结论，即相继肯定信任之于民主运作各个维度的重要性^[5]。而在这一系列不断深入细化的研究中，影响社会信任的元素诸如民族同质(或异质)性、宗教文化的作用等变量逐渐浮出水面，但目前仍大多限于跨国比较层面。

信任与民主的共生关系也引发了对这一理论在新兴民主国家中的有效性问题的探讨。信任与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理论相结合，学者们追问信任是如何影响民主化的？信任与民主的理论是否适用于非西方国家？在大量涌现的调研数据支撑下，比较政治学者对全球范畴内新兴民主国家的社会资本进行挖掘。在信任与民主的理论运用到非西方国家之后，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显现出来，各国的特质、文化特殊性等相关因素不断挑战并修正西方背景下的理论。一方面，社会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被证明与民主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然而与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不同，在转型国家还必须追问信任与民主转型、民主巩固以及民主稳定性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目前的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差异，信任与民主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各国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下仍显得扑朔迷离。另一方面，比较研究的文献追问何种因素决定人际信任，例如，新兴民主国家人际信任的生成并未遵循西方国家自下而上的套路，而受到国家力量自上而下的影响；又如，在一些国家得到印证的公民政治参与与政治信任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未在韩国、俄罗斯等国出现。这些研究显然挑战着信任与民主的简单线性关系，催生着融合了各国特有

[1]Putnam, Robert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Nanetti.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nsition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Inglehart, Ronald.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onald and Christian Welzel.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e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美]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65 页。

[4]E.g. Putnam, Robert D. 1995. "Tuning In and Tuning Out: The Stranger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4): 664-683; 675; Skocpol, Theda and Morris P. Fiorina. 1999.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5]E.g. Newton, Kenneth. 2006. "Political Support: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Political Studies* 54:846-864; Zmerli, Sonja and Ken Newton. 2008. "Social Trust and Attitudes towards Democr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72(4):706-724.

元素的深入分析,这自然包括对儒家文化圈国家中信任与民主关系的探索^[1]。

跨国研究中中国在信任与民主价值关系中的例外状态,很快让比较政治学者意识到了文化因素的作用^[2]。实际上,比较文化研究者早就意识到人际信任必须从概念上区分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3]。这不仅引发了对信任操作性测量的重新考察,还需要对这两种完全不同质的信任之于民主的影响机制进行剖析。在目前国外相关研究中,通常意识到儒家文化造就的信任机制的不同,但对这一信任机制如何运作、又如何影响该社会的民主价值却鲜有相关的实证分析。国内关于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域,剖析中国独特的人际信任格局及其成因^[4],只有极少的文章考察了信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5],这也就构成了本文分析的空间。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关于信任与民主关系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将“差序格局”概念引入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力图展现中国情境下信任与民主之间的独特关系,以期提供关于此一话题的理论和实证层面的有益补充。

二、理论建构:中国情境下的差序格局、人际信任与民主价值

为何信任能促进民主政治的运作呢?从理论上讲,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因果机制将信任与民主相联系。第一,人际信任有助于打造政治上“忠诚的反对派”(the loyal opposition)^[6],后者被认为是代议制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西方民主政治运作核心要素之一就是代表不同群体的政党在公平公正的选举后轮流执政^[7],在此体制下,要保证民主的有序而稳定,就必须有一群忠诚的政治反对派存在,当他们在选举中被击败之后,仍然信任他们在下一轮选举中会得到公平的竞争机会,执政的几率在面临选民投票时是对等的,而不是面临锒铛入狱甚至肉体被消灭的危险,比如津巴布韦政治选举困境。他们需要信任他们的政治对手在下一轮政治竞选中一旦失败,会愿赌服输、下野待选,而不是出现科特迪瓦的“两个总统”的尴尬。因此,“忠诚的反对派”之所以为“反对派”是因为在政策理念上的竞争关系,之所以为“忠诚”是因为他们信任对手和他们一样对民主原则存在根本意义上的共识。人际之间的信任可以减少机会成本,将不同的人相连,促进其合作,有助于实现相互妥协^[8],而这恰恰是民主政治中从民众层面到精英互动中必备的核心价值之一。

其次,人际信任被证明是促进公民结社、参与自愿性团体的重要元素,而活跃的公民参与打造生

[1]Chen, Jie and Chunlong Lu. 2007. "Social Capital In Urban China: Attitudinal and Behavioral Effects on Grassroots Self-Government."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8 (2):422-442; Steinhart, H. Chrisoph. 2012. "How is High Trust in China Possible?" Comparing the Origins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Political Studies* 60:434-454.

[2]Delhey, Jan, Kenneth Newton and Christian Welzel. 2011. "How General is Trust in "Most People"? Solving the Radius of Trust Proble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6(5):786-807. 789.

[3]Portes, Alejandro and Julia Sensenbrenner. 1993. "Embeddedness and Immigration: Notes on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A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320-50.

[4]例如: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概念化:一个人际关系的观点》〔北京〕《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2期;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董志峰:《信任的差序格局:对乡村社会人际关系的一种解释——基于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信任的实证分析》〔兰州〕《甘肃理论学刊》2006年第3期。

[5]例如:冯仕政:《沉默的大多数:差序格局与环境抗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龙海波:《信用政府的构建:社会资本与政府信用的关系视角》,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6]Inglehart, Ronald.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54.

[7]Cheibub, Jose Antonio. 2007. *Presidentialism, Parliamentar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26.

[8]Uslander, Eric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ru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190.

机盎然的市民社会,可以直接奠定民主体制运作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往往有助于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信任减少对他人行为动机的怀疑,当人们信任他人之时,他们更愿意加入到自愿性活动中,贡献自己的时间,共享自己的资源和技能,与他人分享信息,将自己融入到更广阔的社会范畴中,而在社会团体的积极参与与互动中又能增强人际间的信任。人际信任就如同催化剂,使公民的积极参与能延伸至政治活动中,一个信任他人、活跃的公民更具有社会责任感,往往容易加入政治讨论,推动信息更广范围的传播,介入向政府施压等政治输入活动中^[1]。这是人际信任影响民主运作的第二层面。

再次,人际信任具有“溢出效应”。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对他人比较信任,这种人际间的信任有可能会向外溢出到所在的社区,向上溢出到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最终在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中加深对民主的守护。代议制民主能够有效运作的一个前提就是民众对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需要起码的信任,相信代表能在制度框架下为选民的利益而尽力,即便出了差错,选民也对自身的选择负责,相信民主制度运作本身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可通过定期的选举抛弃不能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人选。可见,人际间信任与对政治制度信任之间的微妙平衡是与代议制民主的运作相通的。在一个缺乏基本人际信任的社会里,代议制运作缺乏粘合剂,在一个缺乏制度信任的社会里,民主价值难以深入人心。

不过,以上所搭构的信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是普遍信任与民主的关系,而非特殊信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信任^[2]。特殊信任往往基于面对面的高频度互动,普遍信任则是广泛的弱化和人之间的关联^[3]。在我们这个以差序格局的交往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信任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于,我们还必须考察特殊信任之于民主运作的影响,而且要追问两者迥异的影响机制的边界何在。

在中国社会,“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4]。在典型儒家社会中,推己及人的同心圆结构最重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人际互动的差序格局。“家”的理念几乎涵盖了儒家社会的精髓^[5]。这是同心圆的核心,在这其中是子女与父母的紧密互动:父母被认为(他们自身也认同)对子女的成长承载不可推卸的责任,从教育到婚嫁,无所不包,而子女则必须毫不含糊地履行“孝”的义务,尊重、赡养父母,甚至必须言听计从,若有丝毫差错,则备受道德上的谴责。在这种频繁而深度的实践中,家内外的界线出现了:家里人是家里人,外人是外人。几乎所有的义务感、情感与信任都指向了家里人,对外人则大可不必^[6]。不难理解,儒家核心价值“仁”是差等的爱,也是以己为中心“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如果说人际高度互动能加深了解,增加对人的信任,那么家里人之间的高度互动与休戚与共自然产生更多的信任,而与外人的稀疏而松散关系自然无法催生高度信任。当下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有目共睹,家人与外人的界线有所松动,但差序格局的互动逻辑依然存在,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中国当下人际信任也“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

[1]Putnam, Robert D. 1995. “Tuning In and Tuning Out: The Stranger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28 (4): 664-683:173-174; Kwak, Nojin, Dhavan V. Shah and R. Lance Holbert. 2004. “Connecting, Trusting, and Participating: The Direct and Interactive Effects of Social Association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57(4):643-652: 645.

[2]E.g. Nannestad, Peter. 2008. “What Have We Learned About Generalized Trust, if Anything?”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413-436;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3]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6): 1360-1380.

[4]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5]E.g. Tu, Wei-Ming. 1998. Humanity and Self-cultivation: Essays in Confucian Thought. Boston: ChengandTsui Company.

[6]E.g. Nisbett, Richard E. 2003.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and Wh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Fukuyama, Francis. 1995.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6(2):20-33.

我们用信任的差序格局再回头审视信任与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我们不认为特殊信任一定会对民主价值的建立有负面作用,但是如果政治精英和他们各自的支持民众之间完全为特殊信任的机制所主宰,那么忠诚反对派的形成以及政治妥协是相对困难的。毕竟,民主竞争不是人际核心圈内的资源和权威分配。从公民参与来看,客观地讲,特殊信任也可能在某种情境中解决集体行动、人际合作的问题,但是特殊信任建立的信任网络沿个人和家族网络铺散,程度深但范围狭窄。这与一个活跃的市民社会所需要的开阔的信息流通与共享、公民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是两种不同机制。因此,为特殊信任机制所主宰的公民对政治参与的热情是需要考量的。而对于信任的“溢出”效应,我们不难推理,在信任还被圈限于人际核心圈时,所谓“溢出”的效果必然是有限的。无论对于政治精英,还是普通公民,当其信任和人际互动局限于核心圈的熟人,他们对于民主竞争中与陌生人轮流坐庄的游戏规则的笃信程度自然有限,而当民众无法认同民主规则是“城中唯一游戏”,即使实现民主转型也是缺乏稳定性的^[1]。因此,基于这样的推理,我们看到在中国社会里,人际信任与民主之间关系呈现出多元的姿态,如果一般信任与民主价值具有正相关的关系,那么特殊信任与民主价值是否有关,或者是负相关则需要经验检验。同时,在这一信任差序格局中,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与民主价值之间是否有共生关系、其界线在同心圆的哪里也需要我们的实证检验。

三、研究设计:数据来源、变量测量及统计模型

2012年年初全国进行了基层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们借此机会在选举过后的一个星期对于南京市市区的560多万合格选民进行严格随机抽样,共抽取2399个随机样本,采用访谈员入户、面对面对被采访对象进行发问的形式,调查其选举行为并问及公民文化等相关问题,共获取有效问卷1199份。作为沿海的省会城市,南京市人均GDP在全国大中型城市中约居于15位左右。因而,本课题是针对城市市民状况的调查,不包括农村地区,而且是相对发达城市的情形,但通过数据可以发现,即便是在一个现代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中国人信任的差序格局仍然牢固。

1. 信任的差序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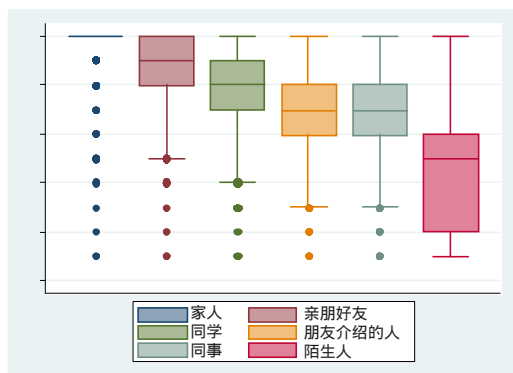
对于人际信任的测量直接依赖于问卷中的一组问题:“如果1表示完全不信任,10表示完全信任,请问,你对下面这些人(家人、亲戚朋友、经亲朋好友介绍的人、单位同事领导、同学、社会上多数人(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如何?”

表1、表2和图1中的数据非常明显地展示出南京市民信任度的差序格局,对于家人的信任平均高达9.58,这其中有78%的受访者100%信任家人,加上打9分的12.45%的受访者,基本呈现出对家人无条件信任的特征。但这样的信任随着社会交往的同心圆扩大而逐渐变弱,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也逐渐变大。信任的平均值由对家人的9.58逐渐下降到对亲朋好友的8.7,同学7.7,朋友介绍的人6.9,同事6.8,直至陌生人只有4.2。对陌生人的信任5分以下的达69.27%,有17.48%直接打1分——非常不信任,而只有0.92%非常信任(10分)。我们在表二对于家人和陌生人之间信任分布的

表1 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

信任关系	N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人	1141	9.58	1.03	1	10
亲朋好友	1127	8.70	1.38	1	10
同学	1036	7.76	1.57	1	10
经亲朋好友介绍的人	1080	6.92	1.76	1	10
同事	1052	6.80	1.89	1	10
陌生人	1087	4.28	2.22	1	10

图1 人际信任差序格局分布图



[1]Shin, Doh and Jason Wells. 2005. "Is Democracy the only Game in Town." Journal of Democracy 16(2): 88-101.

差异做了详细对比,非常清晰地显示了国人在信任问题上家人和外人之间的结构性差别。信任的差序格局不仅表现在平均值逐格下降,也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对信任的差异随着同心圆的外推逐渐增加(见表 1 中第四栏,逐渐增大的方差)。也就是说,如果说在对家人的信任问题上大家具有普遍的同质性的话,那么对关系越是疏远的人,受访者对其信任程度的异质性越强。越是对于外人,人与人之间信任度的差异就越大。可见,信任的差序格局存在两个维度,不仅体现于量的高低,还表现在同质化程度的逐格递减。我们再来做一个简单衡量,对每个个体来说,如果把他对所有人的信任视为其人际信任的总量,那么对各种人的信任占其中的多少呢?

从表 3/图 2 来看,个体对各种人的信任度占总体信任的比率的平均值也呈现出差序格局的趋势,其中对于陌生人的信任占总信任百分比的平均值只有 9%,简单说,一个人若有对他人的 10 份信任,只会留给陌生人 1 份。可见,无论我们是从全体信任分布还是从个人层面的信任分布都呈现出差序格局的态势。即使在一个社会经济较发展较好、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仍然是牢固的,至少在信任问题上是这样的。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对同窗的信任远远高于对同事的信任,仅次于亲朋好友,而对每天共事的同事的信任甚至都不及朋友介绍的外人,尽管比陌生人更值得信任。可见,频繁互动不一定能滋生信任,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一个利益博弈环境下的互动会对人际信任产生挑战。

2. 信任的差序格局与民主价值

那么信任的差序格局与他们的民主价值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这需要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来离析其因果关系。对于民主价值的测量是相对成熟的议题。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1],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三个相关问题:“对下列说法,你是否同意(1)实行民主制度可以解决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问题(2)实现民主比发展经济更重要(3)在任何情况下,民主体制总比其他政府体制好。”非常同意 1 分,非常不同意 4 分。三题得分相加并通过计算转化为 100 分制,高分表示受访者秉承更高的民主价值。公民的民主价值显然不只是受到人际信任的影响,还受制于其他一系列的因素,包括(1)社会资本的第二要素,即公民参与。对此的衡量我们依赖于一个虚拟变量“您有没有加入到某个正式组织(例如工商协会、行业协会、志愿者组织、民间社团、体育或文艺俱乐部等)?”(参与=1,未参与=0)。(2)对政治运作状况的整体评价也被认为是民主价值的重要来源^[2]。受访者对“总体来说,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运

表 2 信任家人与信任陌生人的频率分布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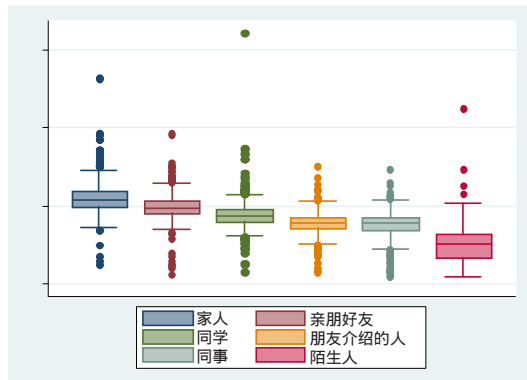
得分	信任家人		信任陌生人	
	频率	百分比	频率	百分比
1	3	0.26%	190	17.48%
2	1	0.09%	92	8.46%
3	1	0.09%	120	11.04%
4	3	0.26%	106	9.75%
5	11	0.96%	245	22.54%
6	8	0.70%	166	15.27%
7	15	1.31%	93	8.56%
8	67	5.87%	53	4.88%
9	142	12.45%	12	1.10%
10	890	78%	10	0.92%
合计	1141	100%	1087	100%

Pearson Chi2(81)=90.59, p-value=0.2

表 3 个人层面信任的差序比率(N=970)

信任关系	平均比率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家人	0.220	0.036	0.05	0.52
亲朋好友	0.198	0.028	0.02	0.38
同学	0.176	0.026	0.03	0.64
朋友介绍的人	0.156	0.031	0.03	0.30
同事	0.151	0.031	0.19	0.29
陌生人	0.097	0.044	0.19	0.45

图 2 个人层面信任的差序比率分布图(N=970)



[1]Also see Freedom House Dataset: <http://www.freedomhouse.org>; and Polity IV dataset: <http://www.systemicpeace.org/polity/polity4.htm>.

[2]Anderson, Christopher, and Christian Guillory. 1997.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Consensus and Majoritarian System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 (1): 66-81; Evans, Geoffrey and Stephen Whitefield. 1995.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Democratic Commitment: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Societ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 485-514.

作状况的满意程度”的回答被用来作为衡量指标(1=非常不满意,10=非常满意)。(3)对政治制度的信任影响民主价值,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催生民主价值,对威权政府的信任削弱民主价值。这一测量基于:“您对下面这些机构和组织(市政府,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信任度如何?”分值10为信任度最高,1则最低。(4)政治参与的经验也是民主价值形成的重要来源^[1]。我们问及“在过去的这些年,您是否参与过:请单位领导出面解决问题,向政府官员反映问题,向党组织寻求帮助,上访,在网上发表政治观点;找新闻媒体曝光,向民间组织寻求帮助,去领导家软磨硬泡,抗议、围攻领导,去法院告干部,参加示威游行”,所有问题以0或1作答,尔后相加得分为受访者整体的政治参与分数,分数越高表示政治参与经验越多。(5)根据“亚洲文化争论”,认为儒家文化与民主价值有着亦正亦反的关系^[2],因此我们也必须控制儒家文化相关的元素。主要从集体主义(您是否同意:一般来说,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对父母权威的看法(父母的要求即使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着去做),家庭本位(为了整个家庭,应该把个人的喜好放在后面),个人主义倾向(一个人即使有能力和学识,也不要处处表现),等级观念(如果发生家庭纠纷,应该找长辈来调解),4=非常不同意,1=非常同意,各项累计相加,得分越高,传统的儒家观念越强。(6)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问卷还包含了两个有中国特色的变量,首先是否是党员(是=1,不是=0),而且我们认为党员作为当下中国体制的中坚力量,其对当前政治体制运作的评价会对其民主价值存在交互作用(interactive effect),即不同于体制外的力量,体制内力量对某一体制的积极评价更不利于对其他价值的接受。其次,高涨的民族情绪会影响政治态度。在问卷中,我们以“作为中国公民,你觉得光荣吗?”(很光荣=4,很不光荣=0)来测量受访者的民族自豪感。(7)最后一组个人特质相关的变量,包括性别(男=1,女=0)、年龄(=2012-出生年份)、教育程度(1-7,没学历=1,博士=7),以及个人收入(1-6,3000元以下=1,38001元以上为6)。所有控制变量的情况详见描述性数据表格(见附表)。根据数据的性质,我们采用Regression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来解释公民民主价值,考虑到例外值有可能对模型产生影响从而左右结果,我们所有的模型都用了Robust Regression来检测模型稳健性,均未发现结构性的不同,因此,这里只报告前者的结果(参见表4)。

表4非常有力地展示了信任的差序格局对民主价值的影响也呈现差序的格局。在控制了其他一系列变量之后,对陌生人的信任以及对同事的信任(见模型5-6),也就是人际关系同心圆外两圈的信任对于民主价值的影响有着统计学上的重要性,且系数均为正,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如果比较信任陌生人,那么他支持民主价值的几率会更高,从而验证了普遍信任与民主价值具有共生关系的理论。而在模型1-4中,同心圆核心圈内圈信任,即对家人、亲朋好友、同学直至好友介绍的人的信任,与民主价值之间都没有统计学上重要的关联。也就是说,无论中国人的特殊信任程度有多高,都与民主理念无涉。这一点发现非常重要,可以用来解释之前在诸多跨国研究中发现中国的信任度高但民主支持度

附表 回归模型中各变量描述性数据

变量	N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年龄	1188	42.47	18.68	18	92
性别	1192	0.49	0.50	0	1
民主支持度	1094	50.72	14.40	8.33	83.33
体制整体满意度	1040	6.15	2.08	1	10
政府信任度	1106	18.14	5.98	3	30
社会团体参与	1149	0.09	0.29	0	1
党员	1175	0.25	0.43	0	1
政治参与	1115	0.90	1.73	0	15
政治讨论	1162	3.39	0.86	2	5
政治效能感	1124	2.90	0.83	1	4
民族自豪感	1079	3.34	0.66	1	4
腐败衡量	1099	6.32	1.79	2	10
政治投票	1176	0.50	0.50	0	1
政治知识	1198	1.49	1.56	0	4
儒家文化元素	1112	13.93	2.29	5	20
宗教信仰	1198	0.86	0.34	0	1
教育程度	1171	4.40	1.17	1	7
收入状况	1121	1.57	0.92	1	6
主观幸福感	1149	0.59	0.49	0	1

[1]Mattes, Robert and Michael Bratton. 2007. "Learning About Democracy in Africa: Awareness, Performance, and Exper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1): 192-217.

[2]E.g Bell, Daniel A. 2005. *Beyond Liberal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in, Doh. 2012.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表 4 多元回归(Regression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解释民主价值(因变量:民主认同度)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社会资本变量						
信任家人	.13(.44)					
信任亲朋好友		.70(.42)				
信任同学			-.04(.39)			
信任朋友介绍的人				.45(.32)		
信任同事					.67(.38)*	
信任陌生人						.45(.26)*
社会组织参与	-2.29(1.76)	-2.42(1.75)	-2.10(1.83)	-1.80(1.85)	-1.58(1.78)	-2.32(1.86)
政治运作变量						
体制整体满意度	.03(.44)	.001(.44)	.28(.46)	-.02(.45)	.16(.45)	-.03(.45)
党员	7.64(4.08)*	7.63(4.08)*	8.38(4.15)*	7.52(4.10)*	8.55(4.07)*	6.94(4.14)*
党员*体制满意度	-.76(.63)**	-1.75(.63)**	-1.88(.65)**	-1.77(.63)**	-1.86(.63)**	-1.62(.65)**
政治信任	-.06(.12)	-.09(.12)	-.10(.12)	-.06(.12)	-.18(.12)	-.10(.12)
公民文化变量						
政治参与	.39(.37)	.47(.36)	.37(.40)	.46(.36)	.45(.37)	.38(.37)
民族自豪感	-1.85(.93)*	-1.75(.92)*	-2.22(.97)*	-1.91(.94)*	-1.88(.94)*	-1.92(.93)*
儒家文化取向	1.17(.26)**	1.12(.27)**	1.15(.28)**	1.04(.27)**	1.08(.27)**	1.05(.27)**
个人特质变量						
年龄	.12(.03)**	.12(.03)**	.11(.03)**	.11(.03)**	.11(.03)**	.13(.03)**
性别	1.19(.97)	1.13(.96)	1.48(1.00)	1.32(.98)	1.32(.98)	1.25(.98)
教育程度	-1.38(.64)*	-1.41(.65)*	-1.38(.72)*	-1.30(.67)*	-1.29(.66)*	-1.5(.65)*
收入	.61(.57)	.66(.57)	.82(.57)	.67(.57)	.59(.56)	.58(.57)
常项	40.45(6.99)	36.66(6.65)	42.51(6.46)	40.57(6.32)	39.35(6.20)	43.08(6.17)
N	809	806	751	779	764	785
R-square	0.1335	0.1341	0.1239	0.1206	0.1253	0.1308

有限的例外状况,也印证了最近的信任与民主关系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即不仅要强调信任的程度,更要在辨别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中测量“信任的半径”(the radius of trust)的观点。我们的数据非常清晰地表明,在之前的跨国问卷中,比如世界价值观、东亚民主研究计划中对信任的衡量问题——“一般来说,你认为大部分人值得信任还是要小心应付”^[1],显然是无法准确地呈现中国人信任的差序格局,而这一缺失导致了测量信任的偏差,将同心圆内圈的信任等同于外圈,继而出现了所谓的中国例外的假象。我们的模型表明,普遍信任与民主价值的共生关系在中国环境依然存在,这是与在西方国家所发现的信任与民主的关系遥相呼应的,这里要凸显的是我们信任自身结构的特殊性,因为不同的信任与民主间有着迥异的相关关系,从而构成了这一文化环境下信任对民主影响的复杂机制。

模型 1 到 6 中的控制变量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党员与体制满意度之间的交互关系的统计学重要性。以模型一为例,体制满意度的系数为 0.03,党员的系数为 7.64,交互变量项为-0.76。也就是说,非党员对体制的满意度与民主价值呈现正相关(0.03),尽管没有统计学重要性,若是党员,体制满意度的系数则变为-0.73,即一个党员对当下体制越满意,其秉承的民主价值程度越低,这充分表明威权体制的受益者对其他价值存在排斥。这一结果非常稳定,在模型 1-6 中均得以呈现。我们的模型还表明,民主自豪感会削弱对民主价值的追逐。一个人作为中国人越是自豪,越有可能怀疑民主价值,这非常有中国特色。

如果说上文所展示的信任的差序格局确实存在对民主的差序影响,那么在理论部分所展示的三层信任与民主间的环节也应该呈现差序的影响。数据可以帮助我们检验后两层因果关系。我们继续用回归分析来解释信任的差序格局如何分别影响公民参与和政治参与。之前提及,公民参与为一个虚拟变量,以是否参与某个正式组织来衡量。政治参与,我们也启用一个虚拟变量,即在 2012 年区县人

[1]See World Value Survey questionnaire: “Generally speaking, would you say that most people can be trusted or that you need to be very careful in dealing with people?” <http://www.worldvaluessurvey.org/>; also see Asian Barometer, http://140.109.171.198/chinese/eng_intro.html.

大代表换届选举中是否投票(1=投票 0=未投票)。因此,我们对两者的解释均采用 logistic model with robust standard error。我们根据既有的文献分别增加一系列变量(参加附表见所有变量的描述性数据)。请看表 5、表 6 的结果。

表 5 多元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解释公民的社会组织参与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信任家人	.15(.12)					
信任亲朋好友		.20(.09)				
信任同学			.02(.08)			
信任朋友介绍的人				-.08(.06)		
信任同事					.09(.07)	
信任陌生人						.10(.05)*
体制整体满意度	-.11(.06)*	-.12(.06)*	-.12(.06)*	-.08(.06)	-.16(.07)**	-.12(.06)*
政治讨论频率	.47(.13)***	.47(.13)***	.44(.14)**	.57(.14)***	.43(.14)***	.46(.13)***
个人幸福感	-.34(.25)	-.38(.25)	-.27(.25)	-.23(.25)	-.29(.26)	-.27(.25)
民族自豪感	.40(.20)*	.40(.20)*	.50(.22)*	.41(.21)*	.55(.22)**	.39(.21)*
有无宗教信仰	-.38(.31)	-.40(.31)	-.35(.32)	-.32(.33)	-.39(.32)	-.36(.32)
年龄	.005(.00)	.005(.00)	.004(.00)	.002(.00)	.001(.00)	.002(.00)
性别	-.49(.24)*	-.52(.24)*	-.51(.24)*	-.54(.25)*	-.50(.25)*	-.46(.25)*
教育	.27(.13)*	.27(.13)*	.31(.13)*	.31(.14)*	.31(.13)*	.26(.14)*
个人收入	.11(.11)	.12(.11)	.11(.11)	.09(.12)	.12(.11)	.11(.12)
常项	-7.00(1.83)	-7.11(1.38)	-6.10(1.18)	-5.71(1.20)	-6.32(1.18)	-5.82(1.14)
N	882	878	818	844	829	853
Pseudo R-Square	.0632	.0675	.0635	.0699	.0708	.0683

表 6 多元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解释公民投票行为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社会资本变量						
信任家人	.01(.06)					
信任亲朋好友		.09(.05)				
信任同学			.04(.04)			
信任朋友介绍的人				.03(.04)		
信任同事					.001(.04)	
信任陌生人						.08(.03)*
社会组织参与	.80(.16)**	.86(.27)**	.73(.27)**	.73(.27)**	.74(.27)**	.73(.28)**
政治运作变量						
政治满意度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腐败衡量	-.09(.04)*	-.08(.04)*	-.08(.04)*	-.08(.04)*	-.08(.04)	-.07(.04)*
政治认知变量						
党员身份	.50(.18)**	.52(.18)**	.59(.20)**	.53(.19)**	.53(.19)**	.50(.19)**
政治知识	.04(.05)	.03(.05)	.04(.05)	.04(.05)	.04(.05)	.03(.05)
政治讨论频率	.26(.09)**	.25(.09)**	.30(.10)**	.26(.09)**	.25(.09)**	.26(.09)**
政治效能感	-.01(.00)*	.12(.09)	.14(.09)	.11(.09)	.16(.09)	.18(.09)*
政治参与经验	.05(.04)	.06(.04)	.04(.04)	.06(.04)	.06(.04)	.05(.04)
个人特质变量						
年龄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01(.00)*
性别	-.21(.14)	-.21(.14)	-.25(.15)*	-.17(.15)	-.20(.15)	-.22(.15)
教育	.14(.09)*	.14(.09)	.13(.10)	.18(.09)*	.15(.09)*	.13(.09)
收入	-.38(.08)***	-.38(.08)***	-.39(.09)***	-.40(.09)***	-.37(.09)***	-.38(.08)***
常项	-1.00(.97)	-1.67(.85)	-1.29(.83)	-1.33(.78)	-1.12(.80)	-1.44(.78)
N	908	899	830	863	842	867
Pseudo R-Square	.0832	.0863	.0925	.0882	.0911	.09336

我们在表 5 和表 6 中也看到了同心圆外圈的普遍性信任与内圈信任机制的不同。数据非常有力地表明,无论是公民对社会组织的参与还是其能否外溢到政治参与的问题,外圈的普遍性信任都有着统计学上的重要性,且正相关,而所有内圈的信任则无统计学上的重要性。我们不但直接测量了信任对民主的作用,而且深入测量了信任对民主作用的因果机制,一系列的模型使得我们比较有把握地展现出中国人的信任差序格局对民主价值也产生了差序的影响。

[责任编辑 钱继秋]